

## 客家文脉·梅县【文苑】

## 到处杨梅一样花

□林日泉

我的老家杨梅村，位于梅县区境内梅江岸边。虽然距梅城几十公里，但我确实有些年头没有回去了。前些日子我回去了一趟。其间，我约上仍然留守在村里的儿时玩伴赤古大哥，在村子里仔仔细细地走了一遍。我俩边走边看边议，行走在老家的山山水水之间，目睹家乡破茧成蝶。不由使我思绪万千，浮想联翩。

在记忆长河的幽深处，梅江河畔的故乡，就像一本被岁月摩挲得泛黄的相册，每一页都夹藏着难以磨灭的影像，清晰记录着往昔的旧影与当下的新颜，见证着一场震撼人心的今昔蝶变。

改革开放前，故乡仿佛是被繁华遗忘的孤岛，偏居一隅，静谧又闭塞。梅江河悠悠地穿境而过，它是大地馈赠的灵动缎带，河水悠悠荡荡，清澈得能看见水底的沙石与摇曳的水草。它也是故乡与外界那根纤细如缕的联系之弦，虽不粗壮，却坚韧地维系着故乡与远方的微弱牵连。

村后，连绵起伏的小山坡如同大地温柔的臂弯，将村庄轻柔环绕。矮矮的山坡上，少许没有开垦成梯田的地方，野花肆意绽放。山与山的褶皱间，水田平整如镜，春日里，嫩绿的秧苗在田里舒展身姿；山塘，稀稀拉拉刚刚露出水面的荷叶，在微风中随风摆动。偶尔有调皮的鱼儿跃出水面，打破这如诗的宁静。

那条从梅县蜿蜒伸展至兴宁、五华、丰顺的古驿道，往昔，也曾马蹄哒哒作响，曾经的商旅们行色匆匆，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，在这条古驿道上往来穿梭。然而，时光流转，随着交通方式的更新换代，它逐渐被岁月尘封，只留下些许磨损的石板，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热闹与繁华。

梅江河，在过去可是一条当之无愧的黄金水道。从汕头、潮州往返梅县、兴宁等地的船只，在河面上频繁穿梭，承载着无数人的生计与梦想。六百多年前，官方在村口河唇建起大麻石砌成的码头，却依旧稳坐在那里。

离码头五十米处，驿站仍然静静地矗立着。两旁的六七间小店铺，虽店面不大，据传也曾是人来客往，热闹非凡。因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，有过独属于它的辉煌与喧嚣，成为旅人们心中温暖的避风港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时代的列车风驰电掣般呼啸而过，却遗忘了在故乡这一站停靠。故乡陷入了漫长的沉睡，封闭的氛围如一层密不透风的茧，将它紧紧包围。

滋养陪伴我们成长的梅江，蜿蜒贯穿梅城，巧夺天工地绕出来了个完整的“U”字形，给梅城留下丰富的水资源，也将梅城分为四大区域：“U”字内为江南，是梅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；北面则为江北老城区，以经营传统商品为主；江的西边为华侨城和大新城，已开发约二十年光景；江的东边为东山教育基地和芹洋半岛。

连接梅城东西南北区域的是在不同时期建成的一座座桥梁。随着经济发展和实际需求，在原有基础上又陆续建造了一座座桥梁，迄今，在梅江的梅城境内建成的大桥就有十多座，它们以独有的壮丽各领风骚，像纽带一样把梅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，构成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。

历史最悠久的梅江桥，由昔日华侨筹资，于1934年秋建成，秀丽壮观，是梅州的标志性建筑，是文化名城的重要佐证之一，当年很多商品都是从梅江桥运过来的。

曾经的梅江桥是连接江南与江北唯一的一座桥梁，桥上留下众多奔波匆忙的足迹，成为好几代人难忘的记忆，许多海外侨胞为之魂牵梦萦。悠悠岁月，它忍辱负重，独自承受着繁重的使命。2000年，梅江桥被定为市级文物。

梅城的第二座大桥就是东山大桥，该桥横跨江北东山与江南龙坪之间，于1986年开始投用后，大大缓解了梅江

容、可口的农家饭菜，让游客们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
如今的故乡，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绚丽画卷。古老的遗迹与现代的建筑相互映衬，传统的民俗文化与创新的发展理念相互交融。在这方充满希望的土地上，过去的记忆并未随着时光流逝而消散，而是与崭新的生活

相互交织，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昂首前行。

行走在回来的路上，赤古大哥随口而出的山歌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边：

梅江流水哗啦啦，  
乡村旮旯也繁华，  
振兴迎来大发展，  
到处杨梅一样花。



绿窟潭诗画

□图/文 林野

何时天眼坠山间？醉卧千年不奇澜。  
怪状熔岩无底洞，游人笑语总回环。  
注：图为2025年5月广东省省作协采风团考察梅县区隆文镇著名景点绿窟潭。

## 梅江·桥韵

□叶晓光

桥的交通压力。

接着，嘉应大桥是连接江南、江北的大动脉，1989年建成，东端为梅江区江南，西端为梅县区华侨城，与梅江桥、东山大桥相互辉映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，为梅城再添一景。如今，大桥南端是“嘉印拾光乐园”，巨大摩天轮上面的霓虹灯五彩缤纷，美轮美奂。

位于老城东南的梅州大桥，于1993年建成通车，西端为梅县区新城，东端为梅江区三角镇，是G206国道线的一部分。梅州大桥建造时号称“梅州速度”，建造工期最短，桥面最宽，而且最为繁忙，日夜车水马龙，川流不息。

剑英纪念大桥为纪念叶帅百年诞辰而建，意义非凡，桥上建立仿古牌楼，石砌雕栏典雅，造型美观，桥两岸开辟的广场花园是市民休闲好场所；桥北曼舞翩跹，桥南山歌悠扬。

横跨梅江的第六座大桥为秀兰大桥，于2006年建成通车。该桥接通丙村、雁洋、松口等乡镇的S223线，对完善交通网络，带动东山教育基地、芹洋半岛，提升城市品位，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该桥为港商梁亮胜先生慷慨捐资兴建，以其母亲名字为桥名，彰显梁先生浓浓的家国情怀。

气势磅礴的广州大桥由广州市援建，于2015年通车运行，北起芹洋东路，南至梅水路，途经线路为客都大道；

大桥全长1285米，桥面为双向六车道。远远望去，一座耸立在桥中央的塔柱，似利剑直刺青天，无数根排列整齐的斜拉钢索伸向两岸，仿似一架硕大无朋的竖琴，奏响着歌颂梅城人民美好生活的心乐章。

高大雄伟的客都大桥，位于梅江河曾宪梓大桥上游150米，横跨梅江河及县道956线，呈东西走向，东接梅州市区的梅城江南客都大道、广州大桥，西接梅县区新城剑英大道至205国道，采用一级公路及城市快速路标准建设。

于2018年建成通车。远眺桥上两对白色对称圆拱，恰似四条探身饮水的白龙，栩栩如生，情趣盎然，它伸展开硕大的身躯，迎接着南来北往的车辆行人。

梅江河上的一座座桥梁，仿佛是一条条灵动的巨龙，在两岸间盘旋舞动，夜间桥上的车灯，疑似巨龙身上一片片闪耀的鳞光，斑驳迷离；牌坊就似高昂的龙头，在注视护卫着全城的平安！也在昭示梅江两岸风调雨顺！

风和日丽江水缓缓流动，江面波光粼粼；碧空万里，蓝天白云、叠彩峰岭、高楼大厦、绿树婆娑，连同一座座大桥倒映在清澈的江面上，汇集而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，如此精美的画面，画家无法描绘、作家难以描写乎？

夜晚是大桥最美的高光时刻，桥上灯光闪亮，两岸灯火辉映，横跨江面的桥梁上，一盏盏造型各异的桥灯组成一

条明亮的光带，直向江两岸伸去，桥上穿梭的车辆灯光闪烁，似向静谧的夜晚问安。月光情不自禁地投身江中，欲探寻江底的奥秘：一道道长桥卧在月色里，微风吹动水波荡漾，霓虹倒映水中，绽放着永不熄灭的烟花。

清流激荡如挥毫走笔，书酣畅文章；波涛澎湃似引吭高歌，鸣铿锵声响。

梅江河上的一座座桥梁，表面上看是没有生命冷冰的钢筋混凝土，而实际上融入了设计师们的智慧与情感，倾注了能工巧匠们的心血与汗水，变得有温度有热度而灵动起来。每座桥配以岸边的绿化、标准道路、城雕装饰、路灯路牌……，俨然就是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图画。

梅江河上的一座座桥梁，无论新旧大小，同样肩负繁忙的交通任务，继续服务于民，给梅城增添了无穷的魅力；从桥上走过各行各业的无数精英豪杰，在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不同的贡献。

梅江河上的一座座桥梁，连接梅城的东西南北、四通八达，更是牢牢地联系着政府心系百姓冷暖的心，每一座桥向着发展道路不断延伸，融湾入海。梅城逐步发展成今天繁荣昌盛的优美城市，横跨梅江两岸的一座座大桥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：它们见证了梅城面貌的日新月异；它们助推梅江两岸经济建设的腾飞；它们展现出梅江桥梁的壮美与风韵！

## 槐井酿夏记

□欧雪华

在我家村口，那青石砌成的老井旁，有一棵老槐树。

老槐树的花瓣如雪般覆盖枝头，在井边绽放，又是一季槐花的飘香，闻着那花蕊，夏天，踏着季节的脚步如期而至，我们的夏日仪式便从槐枝上第一簇白花开始了。

当晨光还未切开薄雾，妹妹就拽着我的衣角来到井旁打水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还没有自来水，家家户户都要去打井水，所以爸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日清晨去挑水回来，当木桶打水的碰撞声与鸟鸣交织成村里的晨曲时，也唤醒了沉睡的露珠。妹妹的小辫子沾着几片槐叶说：“姐，今天的花比昨天多。”朝她手指望去，槐花正从树叶的墨绿里渗出来，团团簇簇压弯了枝条。井绳绞着辘轳吱呀转动，水桶沉入井底时，我们会试探着把头探进井底传来自己的嗓音：“数到二十就开花啦”，那个回音使枯燥繁重的挑水任务在花香中变成清凉的期待。

挑完水，趁母亲在灶间熬粥的工夫，我们会互扶着顽皮地攀上龟裂的树皮，指尖刚触到花穗，露水就簌簌落进衣领。妹妹在树下张开围裙，接住那些带着晨露的花。最嫩的蕊心泛着鹅黄，我们像两个啄食的麻雀，一瓣瓣撕下蘸着井水的花来吃。“甜不甜？”她总这么问，井水刚从十丈深的岩层里醒来，裹着地脉的凉意蹲上脊背，把暑气劈成两半。槐花的蜜香在舌尖炸开时，我的齿间嚼着花瓣像含了碎玉。有时干脆摘下一串串洁白的槐花，泡在刚打上来的井水里，用搪瓷碗装着，看着花瓣在水中舒展，我们轮流把脸埋进粗瓷碗啜饮，感觉清凉中带着淡淡花香。蝉声很好听，不久肚子便咕咚咕咚地唱起歌来了，感觉好饿。这不，回去又挨了妈妈的一顿骂，她怕我们生吃，会吃坏肚子。可她哪知道那井水的清甜与槐花香绕过舌尖，成为我们对抗酷暑的秘密武器。

那天，烈日正烤得井台发烫。父亲发现我和妹妹生吃槐花和井水，他的烟袋锅敲在青石上迸出火星。“又喝生水！”我们贴着槐树罚站，树影里藏着昨日没吃完的花串。妹妹偷偷用脚趾勾过来，残花泡在午后积雨里，发酵出酒酿般的醇香。这味道后来总在梅雨季冒出来，混着井台青苔的清香。

如今拧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，却再难寻得那口老井的甘甜。村里的槐花早已褪成了月色。但每当我翻开旧书，总有几片花瓣从时光褶皱里飘出来，提醒我某些奇迹的确发生过——就像最贫瘠的土地，也能长出会飞的种子。偶尔想起，舌尖似乎还能回味那混合着泥土芬芳的清涼，那是记忆里最天然的空调，最本真的夏日味道。

## 柴火铁锅茶飘香

□梁志发

当霞光的光芒将暮色切割成细碎的片片流光，车水马龙的喧嚣声碾碎了星辰的低语，现代人的灵魂早已化作撒哈拉沙漠中漂泊的孤舟，在信息的洪流与都市的喧嚣中迷失了方向，而一捧经传统柴火精心炒制的青凉山茶，恰似从宋代茶盏中翩然走出的隐逸雅士，身着粗布素衣，却将千年山水的清韵与匠人掌心的温度，淬炼成抚慰心灵的秘药良方。

清凉山茶宛如造物主遗落人间的一颗璀璨绿宝石。晨曦初照时，薄雾为它系上流云编织的轻柔飘带；暮色四合时，烟霭为它披上黛青色的朦胧纱衣。千嶂翠屏间，茶树以百年时光为笺，日月光辉为墨，将山岚的湿润、松涛的呢喃、霜雪的清冽，悉数镌刻进嫩芽的脉络之中。每一片蜷曲的新叶都封存着自然的神秘密码——晨露折射的七色光芒，岩壁沁出的珍贵矿物质，还有山雀掠过枝头时抖落的细碎鸟鸣。

古法柴火炒制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，斑驳的灶台裂痕里，嵌刻着三代炒茶人的指纹，跳跃的火苗仿佛是从陆羽《茶经》中跃出的灵动精灵。炒茶人深谙每片叶芽的独特脾性，布满老茧的手掌在热浪中翻飞流转，宛如执笔在滚烫的青石板上挥毫泼墨，书写茶叶的蜕变传奇。柴火初燃时，鲜嫩的茶青在铁锅中微微颤动，蒸腾而起的水汽如薄暮时分的轻雾漫过竹林，这是新芽褪去青涩外衣的神圣仪式；随着木柴爆裂的清脆声响，茶叶在不断的翻覆中舒展腰肢，山野的清冽、云雾的缠绵，被火文一寸寸糅进它的肌理之中。

与机械制茶的精准冰冷截然不同，柴火炒制的温度里藏着呼吸般的韵律。火候的强弱起伏，恰似古琴对诗意图居的永恒向往与追寻。

的腥气，而我们姐妹俩从未因生喝槐花泡水而拉肚子。现在想来，应该是我们客家人古早讲究“应时而食”，槐花性凉，井水性寒，二者相配正是消暑良方。井水经过地层过滤，富含矿物质而洁净温和；槐花能清热解毒，却不会像冰镇饮料般刺激肠胃。

我想这可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朴素养生哲学。而我们明知父母禁止饮用生水，却仍沉醉于这冒险的甜蜜，每次偷喝都像一场小小的反叛。至此还对父母的关心有点内疚。

井水其实有微微的泥沙味。多年后我回到村口的老井，才发现那些清淡多半来自槐花。但那个夏天我们确实喝下了很多生井水。记得那天的雨，跟往常一样来得蹊跷，先是扬了三天槐花雪，门前的整个晒谷场都浸在淡紫色的光晕里。在晒谷场我们还听见花苞绽裂的脆响，像老祖母捻动佛珠时的咔嗒声。直到我们在晾晒的花毯里发现那几片紫瓣——薄如蝉翼的弧度上，还凝着雨水呢。晴后，我和妹妹会迫不及待地去拾起地上的槐花，放在我们的标本册，像被晚霞吻过的信笺，漂亮极了。

后来，那避暑的槐花井水的夏日印记在梦境与现实中反复浮现。我总梦见那个炎热的午后：“晒蔫的南瓜突然疯长，爬过土墙去够远处的山梁。”妹妹把槐花夹进书典扉页，油墨字迹便染出井水的虹彩。每当暴雨来临时，整个村庄在蒸汽里浮动，她踮脚把标本举过头顶，像举着一盏不会熄灭的灯。

俗话说得好：“槐林五月荡琼花，郁郁芬芳去万家。”槐花盛开的季节里，蜜蜂嗡嗡，蝴蝶轻舞，空气中处处弥漫着槐花的味道。漫步在槐树下，一阵凉风吹来，熟悉的槐花香味扑面而来。在桃花梨花争奇斗艳之后，那星星点点的槐花，还在散发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。

如今拧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，却再难寻得那口老井的甘甜。村里的槐花早已褪成了月色。但每当我翻开旧书，总有几片花瓣从时光褶皱里飘出来，提醒我某些奇迹的确发生过——就像最贫瘠的土地，也能长出会飞的种子。偶尔想起，舌尖似乎还能回味那混合着泥土芬芳的清涼，那是记忆里最天然的空调，最本真的夏日味道。